

PEOPLE CAN LIVE

IN THIS WAY

亨利·米勒文学传记

储常胜/编译

25.6

人还可以这样活着

时代文艺出版社

# 人还可以这样活着？

——亨利·米勒文学传记 2.1

储常胜/编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还可以这样活着? /储常胜编译.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6

ISBN 7-5387-1666-1

I. 人… II. 储… III. 米勒—生平事迹

IV. 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0425 号

---

## 人还可以这样活着?

---

**作 者:**储常胜

**责任编辑:**文 欢

**责任校对:**文 欢

**装帧设计:**老 家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印 刷:**北京云浩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300 千字

**印 张:**13

**版 次:**200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 000 册

---

**书 号** ISBN 7-5387-1666-1/I·1591

**定 价** 23.00 元

一个美国“文化暴徒”的艺术人生

## 出版说明

作为一位有争议的作家，亨利·米勒被称为现代美国文学界的“痴人、怪人、狂人”和“文化暴徒”。他最初发表的自传性三部曲《北回归线》、《黑色的春天》、《南回归线》都是先在法国面世的。

由于他的作品中存在着露骨的性描写，英语国家长期拒绝发表他的作品，所以他最初在英语国家默默无闻。1944年以后英美军队的军人及随军人员在巴黎市场上发现了亨利·米勒的书，争相传阅，并把它们偷偷带回英美等国。

亨利·米勒的作品意外地比那些流行的文学精英们获得了更广泛的读者，但是，由于许多人仍然把亨利·米勒看作专写“淫秽作品”的作家，他的主要作品都无法在美国公开发表。

后经过长期努力之后，美国终于于1961年对《北回归线》解禁，允许它在国内公开发表。两年以后它又得以在英国公开发表。随着对他其余作品的解禁，亨利·米勒的名字在美国乃至世界上变得家喻户晓，他被六十年代反正统文化运动的参加者们奉为自由与性解放的预言家。

亨利·米勒自称为“流氓无产者的吟游诗人”，可以说，这是对他自己创作风格的最好描绘。自从他发表第一部作品《北回归线》以来，他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批判风格，专写一些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物，通过他们来攻击西方社会，并不惜使用污秽的语言。

他所写的这些人物大多是他自己在丰富的生活经历中接触过的，他所用的语言也是他所接触的那一阶层人普遍使用的语言。

他通过他笔下那个表面粗野的社会来表达他对西方社会深思熟虑的看法。亨利·米勒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尖锐批判者，他的作品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

本书是作者根据亨利·米勒的若干传记资料和自传性作品编译整理而成的。通过这部文学传记，读者可以进一步了解西方社会，了解亨利·米勒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同时领略亨利·米勒的生活轨迹和创作个性。

## 出版说明

作为一位有争议的作家，亨利·米勒被称为现代美国文学界的“痴人、怪人、狂人”和“文化暴徒”。他最初发表的自传性三部曲《北回归线》、《黑色的春天》、《南回归线》都是先在法国面世的。

由于他的作品中存在着露骨的性描写，英语国家长期拒绝发表他的作品，所以他最初在英语国家默默无闻。1944年以后英美军队的军人及随军人员在巴黎市场上发现了亨利·米勒的书，争相传阅，并把它们偷偷带回英美等国。

亨利·米勒的作品意外地比那些流行的文学精英们获得了更广泛的读者，但是，由于许多人仍然把亨利·米勒看作专写“淫秽作品”的作家，他的主要作品都无法在美国公开发表。

后经过长期努力之后，美国终于于1961年对《北回归线》解禁，允许它在国内公开发表。两年以后它又得以在英国公开发表。随着对他其余作品的解禁，亨利·米勒的名字在美国乃至世界上变得家喻户晓，他被六十年代反正统文化运动的参加者们奉为自由与性解放的预言家。

亨利·米勒自称为“流氓无产者的吟游诗人”，可以说，这是对他自己创作风格的最好描绘。自从他发表第一部作品《北回归线》以来，他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批判风格，专写一些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物，通过他们来攻击西方社会，并不惜使用污秽的语言。

他所写的这些人物大多是他自己在丰富的生活经历中接触过的，他所用的语言也是他所接触的那一阶层人普遍使用的语言。

他通过他笔下那个表面粗野的社会来表达他对西方社会深思熟虑的看法。亨利·米勒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尖锐批判者，他的作品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

本书是作者根据亨利·米勒的若干传记资料和自传性作品编译整理而成的。通过这部文学传记，读者可以进一步了解西方社会，了解亨利·米勒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同时领略亨利·米勒的生活轨迹和创作个性。

■选题策划：吉林出版大厦1809室

■责任编辑：文欢

■封面设计：老家



PEOPLE CAN LIVE IN THIS WAY



# 目 录

出版说明 / 1

第 1 章 我看见美国在传播灾难 / 1

第 2 章 不安的少年之树 / 19

第 3 章 穿过人群以后的我 / 60

第 4 章 语言是靠不住的 / 129

第 5 章 每过一个季节，就有一些人真实地死去 / 151

第 6 章 并且巴黎到处是露骨的美丽和忧伤 / 196

第 7 章 艺术激情和玫瑰之乱 / 254

第 8 章 “我爱流动的一切” / 277

第 9 章 诗人是真实的时间之水 / 320

第 10 章 女人的翅膀扬起我内心的火舌 / 333

第 11 章 时间在木琴上展开 / 363

第 12 章 重要的是表演 / 382

## 第 1 章

---

# 我看见美国在传播灾难

我是一名爱国者——布鲁克林第 14 区的爱国者，那是我长大的地方。美利坚合众国的其余部分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除非是作为一种观念，作为历史，作为文学而存在。

10 岁的时候，我就从土生土长的家园被赶了出去，搬到了一个公墓那里，一个路德派教堂公墓，那里的墓碑总是整整齐齐，花环的鲜花从不凋零。

生在那条街上，意味着你一生游荡，自由自在。也意味着意外与偶然，戏剧性及运动。

在那条街上，你懂得了人类究竟是什么；而不在那条街上，或离开那条街之后，你就虚构他们。凡不在那条大街上的东西，便都是虚假的、派生的，也就是说，是文学。

你最初在这条街上所崇拜的男孩们，会留在你整整一生中。他们是惟一真正的英雄。同第一次把我眼睛打青的埃迪·卡尔尼相比，拿破仑算得了什么！

在我遇到的人中，似乎没有人像莱斯特·瑞尔顿那样高贵，那样有帝王风度，他只要一走到街上，就引起恐惧和赞

美。所有这些第 14 区的男孩现在仍然形象鲜明。他们不是发明或想象出来的，他们是真实的。

他们的名字就像金币一样掷地有声——嘿，就是现在，我一说起乔尼·保尔的名字，那些圣徒的名字就在我嘴里留下了臭烘烘的味道。乔尼·保尔是第 14 区活生生的奥德赛，而他后来成为一个卡车司机，这不过是无关紧要的事实而已。

没有人注意到那些街是丑陋还是肮脏。如果阴沟主排污道被打开，你就得捂着鼻子。如果你擤鼻子，你在手帕里看到的是鼻涕而不是鼻子。更多的是内在的宁静和满足。

生活中有酒馆，有跑道，有自行车，有放荡女人，有溜蹄子的马，过得悠闲自在。至少在第 14 区是这样。

星期日早晨没有人梳洗打扮。如果戈尔曼太太穿着晨装，眼睛里带着眼屎，来对神父鞠躬——“早上好，神父！”“早上好，戈尔曼太太！”——这也无妨，这条街已经清除了所有的罪孽。

我在梦中回到了第 14 区，就像一个偏执狂回到他的迷狂中。当我想起海军造船厂里那些蓝灰色的军舰时，我看见它们躺在那里，处在星相学的维度空间中，而我在这个空间中，则是军械工人、化学家、烈性炸药贩子、丧事承办人、验尸官、戴绿帽子的家伙、性虐待狂、律师和争论者、学者、躁动不安者、蠢汉、厚颜无耻者。

别人想起他们的青年时代，就会想到一座美丽的花园、一位慈祥的母亲、一次海岸边的旅游，而我却生动地、就像用酸液蚀刻了一般清晰地记得，我家对面那家锡工厂面目可憎、被煤烟熏得黑不溜秋的墙和烟囱，以及散布在街上的亮晶晶圆滚滚的锡块。

其中有一些闪闪发光，另一些生了锈，色泽发暗，有点儿像铜的颜色，会在手指上留下锈斑；我记得火红的高炉发着灼光的钢铁厂，人们手中拿着大铲子走向火热的炉口。

而在外面，浅浅的木制模型就像有竿子从中穿过的棺材，碰在上面，你会擦伤你的小腿，或是折断你的脖子。

我记得那些满是铁锈迹的黑手，铁锈渣已深深地嵌入了皮肤里面，没有东西可以把它除去，无论是肥皂，还是拼命搓洗，还是金钱，还是爱情，甚至死亡，都无法将它除去。

对我来说，整个世界都包括在第14区的范围之内。区外发生的任何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就是无足轻重。

如果我父亲到那个世界之外去钓鱼，我对此也毫无兴趣。我只记得他晚上回家时酒气冲天，他把大绿篮子打开，让那些眼球突出的怪物撒了一地，在地板上扭来扭去。

如果有人去打仗，我只记得他在一个星期天下午回来，站在牧师家门前，把肚子里的东西全吐出来，然后用背心把它擦干净。这就是罗伯·拉姆塞，牧师的儿子。

每个人都喜欢罗伯·拉姆塞——他是败家子。他们喜欢他，是因为他是个饭桶，他对此供认不讳。

是星期天还是星期三，对他来说毫无区别：你会看到他来到街上的遮篷下，手臂上挂着他的上衣，汗流满面。

他的腿摇摇晃晃，就像一个水手在海上长期航行之后，上了岸，腿还是长时间不断地颤颤巍巍。

他嘴里滴下烟草色的唾液，伴随着热烈而又不出声的诅咒，还有一些大声说出的脏话。

一个懒惰透顶、满不在乎的人，淫秽不堪，亵渎神圣的事他都做得出来。不像他的父亲，是一个上帝的人。不，一

个唤起爱的人！

他的弱点是人性的弱点，他有了这些弱点还自得其乐，骂骂咧咧，得意洋洋，像一支头牛用的短标枪。他会来到暖洋洋的大街上，街上的煤气总管道爆裂，空气中满是阳光、大粪味儿和骂人话。也许他的裤裆松开着，背带掉了下来；也许他的背心上吐满了亮晶晶的东西。

有时候他冲到街上，像一只公牛冲过来四脚着地地滑行，然后整条街道像着了魔似的，人全跑光了，好像进入孔一下子打开，把人渣全部吞下。疯维利·曼会站在涂料店上边的小棚子上，把裤子扒下，玩鸡巴想好事哩！他们在那里，站在干巴巴的电一般的爆裂声中，大街上的煤气总管道爆裂了。这一连串事情使牧师的心都碎了。

这就是他那时候的模样，这个罗伯·拉姆塞。一个永远处于狂饮欢闹中的人。他佩戴着奖章从战争中回来，肚子里有一团火。他在自家门前呕吐，又用自己的背心把呕吐的东西擦去。他比一挺机关枪更快地让街上的人全部跑光。

呸！这就是他的样子。一会儿以后，带着他的一腔热血，以他通常的那种出色的、无所谓的方式，从码头的一端走下去，溺死了自己。

我那么清楚地记得他，记得他住的那所房子。因为我们热烘烘的夏夜经常集会的地方，正是在罗伯·拉姆塞家门前的台阶上，我们在那里注视着街对面酒馆那边的动静。整夜人来人往，没有人费心去把百叶窗拉下。

在掷一石便可掷到的地方，是一个叫做勃姆的脱衣舞小酒吧。勃姆周围都是酒馆，星期六晚上，勃姆外面排着长队，你推我挤地拼命挤到卖票的窗口去。

星期六晚上，蓝衣女郎真是得意之极，这时就必然会有

某个从海军造船厂来的疯狂水手从座位上跳起来，抓掉了米莉·德·莱昂的一个吊袜带。

那天晚上，一会儿工夫之后，他们肯定会漫步走到街上，拐进住家的入口。不久他们就站在酒馆上边的卧室里，扒掉他们的紧身裤衩，女人们使劲扯下她们的紧身胸衣，像猴子似地抓来抓去。而楼底下，他们正拼命灌着啤酒，互相咬耳朵，发出这样一种尖声尖气的笑声，充塞在那酒馆里面，就好像冒着烟的烈性炸药。

所有这一切都是从罗伯·拉姆塞家的门阶上看到的，这时他父亲正在楼上的煤油灯前做祷告，像一只可憎的雌山羊一般祈求有一个结束。要么在厌倦了祷告的时候，他就穿着睡衣下来，像一个老妖婆似的，用扫把伏击我们。

从星期六下午起，一直到星期一早上，这是一段没有尽头的时问，一件事情融入到另一件事情中。星期六早晨就已经——这是怎么发生的，只有天知道——让你感到军舰停泊在大水坞里。

星期六早晨我的心就已经蹦到喉咙口了。我会看见甲板被擦洗得干干净净，大炮被擦得锃光瓦亮，停泊在水坞肮脏而平静的水面上的那些海上大怪物的重量，沉重地压在我身上。

我已经在梦想逃走，梦想到遥远的地方去。但是我最远只去了河的那一边，坐环行地铁到过北面的第2大道和第28街路口。在那里我演奏了香橙华尔兹舞曲，幕间休息时，我在铁洗漆槽那里洗了眼睛。钢琴放在酒馆的最里面，琴键的颜色已经发黄，我的脚够不着踏板。我穿了一套天鹅绒的西服，因为当时穿天鹅绒很时髦。

河那边所进行的一切都是纯粹的疯狂：沙子地面，阿尔甘油灯，云母画——画中的雪从不融化，手中拿着啤酒杯的疯狂德国佬，长了厚厚一层粘质苔藓的铁洗涤槽，屁股总是凸出在椅背上方的汉堡女人，弥漫着令人窒息的酸菜味的院子……一切事物都永远以三四节拍的节奏进行着。我走在父母中间，一只手插在我母亲的皮手笼里，另一只手插在我父亲的袖子里。我的眼睛紧闭着，就像壳一张开就要渗出液体的蛤蜊一样。

突然之间，似乎一切都翻转过来的时候来到了。如果我们对一个胖乎乎的胸部动了心，那么这就是一个婊子胖乎乎的胸部，她在一个雨夜里弯下身子，第一次让我们领略了两个圆滚滚的大奶球的奇迹；如果对湿漉漉的铺石路的沉思激动了我们，那么这是因为我们7岁的时候，当我们心不在焉地凝视那条街的明亮清澈的映像时，关于未来生活的预感突然像长矛一般刺中了我们。

如果看到一扇正关上的门，我们对此很感兴趣，那么这是因为想起一个夏天的夜晚，所有的门都轻轻关上，在光线屈尊拥抱影子的地方，有古代以色列人崇拜的金牛犊，有金饰带，有闪闪发光的阳伞。

从关上的门缝里，像从细纱网中渗漏过一层红宝石那样，飘来音乐和不知是什么美妙东西的香味。

也许当那扇门打开一点儿让我们窥见一小眼世面时，也许，我们这才第一次多少知道一点儿罪恶的巨大冲击力；第一次多少了解到在这里，在小圆桌上面，这些桌子在光中旋转，我们的脚悠闲地蹭着锯末，我们的手摸着玻璃酒杯冰凉的高脚。

这里，在这些小圆桌上面，我们将带着这样的向往和敬

畏看这些桌子；在这里，我说，我们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第一次感受到铁褐色的爱，锈斑，从炉坑里爬出来的爪子似的黑手，街上亮晶晶的圆锡块，令人生畏的煤烟色烟囱，在夏天的闪电中猛烈地甩来甩去的秃榆树，大雨倾盆而下时人们发出的尖叫声。而蜗牛则从热烘烘的地里爬出来，奇迹般地逃之夭夭，整个空气变成蓝色，变成黄而略呈绿色。

这里，在这些桌子上面，听到第一声召唤，第一次遇到手的触摸，就会有苦涩的肠绞痛。酒在我们的肚子里变酸，痛苦从脚底心升起，在一只手的柔软而炙热的触摸下，圆桌面同我们骨子里的痛苦和狂热一起旋转。

这里，关于青春与忧郁，关于野性的夜晚和在湿路面反光中舞动的神秘胸脯，关于正抓来抓去、轻声嬉笑的女人，关于狂野水手的叫喊，关于在门厅前排着的长队，关于在雾中互相擦边的小艇和呼哧呼哧拼命喷着汽、迎着浪潮而去的拖船，有着一个又一个被埋没的传说，而在布鲁克林桥上，有一个人正痛苦地站着，等着跳下去，或等着写一首诗，或等着血液离开他的血管，因为如果他再前进一步，他的爱或痛苦就会杀死他。

梦的原生质是分离的痛苦。在肉体被埋葬后梦继续活着。我们用一千条腿、一千只眼睛走在街上，用毛皮似的触须寻找关于过去的微不足道的线索和记忆。

在漫无目的的来来回回当中，我们不时停下来，就像一些长长的黏乎乎的植物。我们囫圇吞下了活生生的过去。我们柔顺地开始在夜间，在淹没了我们青春睡眠的海海当中畅饮。我们以一种不知满足的干渴畅饮。

我们不再完整，我们生活在片断中，我们的各个部分都



被最薄的膜隔开。

人们从布鲁克林大桥上往下看一小点泡沫，或一小滩汽油，或一块碎片，或一条空驳船；世界颠倒着经过，带着吞噬内脏的痛苦和光亮，肉体的两肋破裂，长矛扎向软肉，防身盔甲飘入虚无之中。从你身上经过的，有古代世界的疯狂语言、标记和预兆，墙上的文字，酒馆门上的裂缝，拿着陶土烟斗的玩牌人，衬托着锡工厂的那棵形容憔悴的树，带进棺材里的有锈斑的黑手。

人们夜间走在街上，大桥衬着天空，像一架竖琴，溃烂的睡眼烧着了棚屋，糟蹋了墙壁；楼梯在浓烟中坍塌，耗子在天花板上奔逃；一个声音钉在门上，一些长长的爬行动物有着毛茸茸的触须和一千条腿，从管子里掉下来，像汗球一般。

喜气洋洋、杀气腾腾的鬼魂，伴随着晚风的尖叫和下流男人的诅咒；有竿子从中穿过的低矮的、浅浅的棺材；倾吐悲哀的口水流到冰冷的、蜡一般的肉里，烧灼了死亡的眼睛，死蛤蜊被凿碎的硬壳。

一个在变幻的层次上的圆形笼子，人们在其中来回走动，星星和云彩在自动扶梯下面，笼子的四壁旋转，没有尾巴和爪子的男女，在一切事物之上，是用钢铁和高锰酸盐写的字母。

人们在圆形笼子里随着连续炮火猛烈的隆隆节奏，走了一圈又一圈；剧院着火，演员们继续说着他们的台词。

膀胱胀破，牙齿脱落，但是小丑的恸哭就像头皮屑掉下的声音。人们在没有月光的夜晚，走在火山口形成的山谷中，死火和白骨堆的山谷，没有翅膀的飞鸟的山谷。人们走了一圈又一圈，寻找中心点，然而火已经烧成了灰，事物的